

## 大陸天主教會面臨新挑戰

甄炎

（編者按：甄炎神父是一位旅美華僑神

父，對中國教會關愛有嘉，十多年來，為國內的年青神父培育工作勞心勞力。去年他以在國內所見所聞，對中國教會繼承問題深有感觸，寫成此文，發人深省。神父恨鐵不成鋼，對中國教會愛護之情，躍然紙上。特此選刊，與讀者分享。）

最近收到一封國內天主教人士傳來的公開信，標題是「某教區選聖主教內情」，由該教區三分

之二的神父們簽署，聯名發佈。

公開信的內容主要是針對某一位（「心想做主教」的神父，以請客、送禮方式「買通」政府和一些教友為他「爭取」做主教，在整個選舉過程中，採用欺騙、恐嚇、打壓和操縱的非法手段，卑鄙無恥。

欺騙：該神父召集教區的神父們，先說是教區有事，不是選主教。正式開會時，又宣佈是選主教，而且說按法典規定有三位候選人，等到投票時，候選人只有他一個人了。更滑稽的是，贊成票竟超過

了投票的人數。

恐嚇：神父們一聽說是選主教，絕大多數退出會場。這時，政府的人員——宗教局長及處長們，找他們個別談話，有的威脅說：看以後如何收拾你。有的公開強調：選聖主教是我們政府的權力，誰也不得干涉，更不用徵得羅馬教宗的同意。

打壓：神父們仍然不進會場，政府人員就攔住他們，下令屬下強行拉他們進去。

操縱：選票上只有一位候選人。選舉規定：不做任何記號為贊成票。發票時本應發筆讓大家填寫，結果沒有發筆，有人自帶原子筆，但不准用，只准用鋼筆，加上政府人員在現場監視，拿了票就得原封不動的投入票箱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這些神父們堅決認為這次選舉，既不合合法，更是無效。

不幸的是，類似的情形已在多個教區發生，今後還會繼續發生。原因是多方面的：教區內部的確有不少神父急於想做主教；政府方面又正好想加緊

鉗制教會。彼此利用，正逢其時。

### 欲速不達

提到不少急於做主教的神父們這件事，我們不得不追憶一下八十年代初期，大陸天主教神哲學院復院的情形。

當時，由於一方面急於需要神父工作，讀四年（有的甚至只唸了一年半載）便祝聖成為神父；另一方面，師資和教材均極度缺乏，往往僅由一些老神父憑個人的記憶編寫一些講義，給修生們上課，其中不少上課的老神父只會用拉丁文表達，修生們的拉丁文程度，不可能聽懂所講的內容，就在這種情況下，即使勉強給他們祝聖了成為神父。在教會的神學方面，他們至多只是一知半解，所能學得的極為有限。

在信仰方面，可說是沒有根。在靈修方面，更是馬馬虎虎。教會對一位聖職人員，在講道、行聖

事和治理等方面所要求的條件，很顯然地在這批人身上找不到合理的答覆。不幸的是，以年資而論，目前教區的負責人，正輪到他們。

此外，對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所提倡的「權力乃服務」的精神，他們是一無所知；反而受世俗「爭權找錢」的思想影響很深，以致他們一般都認為：「有錢就有權」，「有權不用，過時作廢」。政府很了解這些，於是給聽從政府的自選自聖的主教們一筆數目不小的金錢。為這些急於想做主教的神父們來說，真是名利雙收。為政府來說，又能多鉗制一個教區。

## 權力抗衡

有人認為，今天的情況比一九五八年的情況更糟。一九五八年，大陸教會的首批自選自聖的主教出爐，到一九九八年，四十年間，陸續選聖的主教們，幾乎都是解放前，在各大修院受過正規教育的

神父。一般說來，這些神父在學識與信仰方面均比較高深，世俗觀念相對的較淺，加上監獄或勞改營的教育，對信仰更肯定，教會意識較強。這一切，都是今天的主教候選人所需要的。

不幸的是，他們缺乏梵二思潮的認識，不了解權力是用來服務屬下的那種精神，更不知道教區主教的職權(Officium)是「關懷」(Sollicitudo)他的屬下，尤其是關懷他的神父們。因此，在治理方面多採取獨斷獨行方式。

一九八零年代以來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多次要求中國大陸的主教們，在自己教區成立司鐸諮議會、參議會、經濟委員會和牧靈委員會；但很多教區即使成立了此等機構，也多是形同虛設，掛掛名而已！

今天，有不少神父提出要求：教區主教只負責講道、行聖事，而應把行政權交給神父們。但是，每當有人問他們：如果你是教區主教，你會這樣做嗎？他們的回答很乾脆：不會！

這很明顯的在告訴我們：大陸年輕神父們的心態很不平衡。對上司的權力感到不滿，而且產生抗拒。神父抗衡主教，時有所聞！一旦他們有了權力，也就會濫用。很多堂區教友成了他們權威下的犧牲者，不是被停聖事，便是被開除教籍。等到自己做了教區負責人，便更不可一世了！比那些老一輩的主教還要專制，其他的神父很不容易同他相處，而使教區呈現分裂，自然會十分影響福傳工作的推展。加上信仰與靈修的薄弱，更影響到聖職人員的操守，而趨於世俗化：錢、酒、女人，每每使他們陷於難題。

## 雪上加霜

福傳不能推展和聖職人員的操守俗化，正中政府下懷！說穿了，政府的宗教政策，衆所週知，完全是政治櫥窗，做給人看的。他們除了用各種方法限制信仰（宗教）自由外，現在更利用這批品學均

有問題的神父們，幫助他們爬上教區的寶座，一下子管理教區數十年（他們多是不足四十歲的人），前途真是不堪設想！

有人建議：從今後十到十五年内，不要選聖主教，只選教區長——教區的臨時治理人，表現得好，可多任幾年；不好，可隨時另換賢能。這樣，教區的神父們都有機會一顯身手。等時機成熟，自然可以選聖一位賢能的主教；教會和信衆方能真正受益！

問題是：政府不願白等，這批主教候選人也不會願意放過機會。怕夜長夢多！於是，一搭一檔，正是時候！

當然，這些主教候選人，有的也獲得教宗的認可或任命。這又產生了兩極現象，雪上加霜。其中部份人士，由於消息走露，遭政府把關，不准他們祝聖爲主教。

幸運的，得以順行祝聖成爲了主教，但由於有聖座的委任，氣焰之高漲，名正言順，可以替天行

道，爲所欲爲。真正賢能的當然也有，只是鳳毛麟角，太少了！

有人會問，這批候選人既然不夠資格，聖座爲何還要支持他們？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葯，只有聖座自己知道。不過，選聖主教根本是教會的主權，現在既無其他選擇，也就只有勉爲其難了。至少可以用事實來證明教會的這一主權無旁貸。

記得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歐洲的捷克受到共產政權控制。當時的教宗爲了捷克教會的生存，曾讓該國的聖職人員結婚，以免政府發現其聖職身份而影響其福傳和牧靈工作。

一九九零年代初，歐洲的共產政權民主化，宗教獲得自由，捷克的聖職人員卻遭教會高層勒令離職或參加東方禮教會，原因是要維護教會聖職人員的獨身制，有人說，這正符合我國所說的「免死狗烹」的描述。這一歷史會不會在中國大陸教會重演？現在說來，爲時尚早！

## 全靠聖神

總之，這幾年前，政府按行政區的劃分，重劃了中國大陸上多個教區，但效果不大，有名無實；在內部，幾乎還是按照原來的劃分行事。近期的選舉主教卻完全不一樣了，這給大陸教會帶來新的挑戰，而且看來是凶多吉少！這一次是教會內部的腐敗，哀莫大於心死；加上外在的誘惑和打壓，大陸教會本身承擔不了這一挑戰，真的只有依賴天主聖神了！希望壞事能變成好事！（二零零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提筆。）